

江青吃楊開慧殘酷

周 谷

一九六五年北京的政治氣氛有些變化，中共中央的權力中心已移至上海。

這個十里洋場已成爲毛澤東夫婦的文化大革命司令部所在地。文革的新貴也多來上海。這便是毛澤東夫婦的中共「上海中央」，並以此對抗當時在北京合法當權的劉、鄧「北京中央」。

這種變化完全出自毛澤東個人的異想天開，當時中共中央還未及時察覺出這個微妙的新政治情勢，摸不透老毛的陰謀詭計，依然一片沉靜景象，一切都按過去經驗辦事。所以毛晉的文革一開始就遭遇到黨內的巨大抵抗，幾億人都捲入了這個無情的鬪爭。

「韶山的節日」文字禍

在文革初期南中國發生了「韶山的節日」事件，震撼了當時中共中南局，這是文革祭旗的前奏曲。

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傍晚，毛澤東偕中共公安部長羅瑞卿外號羅長子，陪同回到瀕別多年的湘潭韶山冲老家祭祖掃墓。中共作家周立波以後常往韶山遊覽，搜集毛某衣錦還鄉的一嘉

言軼事」。一九六五年再去寫了一篇散文「韶山的節日」刊登於一九六六年元月二十一日的「羊城晚報」（廣州出版）副刊「花地」上。文中有一句提到「他的夫人楊開慧同志一九三〇年就義於長沙，那時候她只有二十九歲」。①就這閒話一句觸犯了林彪、江青、張春橋他們的大忌。乃轉而製造種種藉口，對周立波肆意進行迫害和打擊，給這篇文章戴上「反動的作品」大帽子。刊登它的「羊城晚報」連同它並無關係的「南方日報」也都受到株連，頂上「放毒、造謠的舊報紙」之名。

一九六五年及一九六六年初期，中共報刊很少提到楊開慧，連中共中南局以及「羊城晚報」也並不知道是什麼原因。而且更不了解江青對楊開慧的看法。後來知道江青最不願意毛回到老家韶山掃墓，最恨別人公開提到楊開慧。毛晉雖然曾稱呼楊開慧爲「親愛的夫人」，但只僅在私人文件中提到。而周立波的大文直接明確清楚地提到毛一個人衣錦還鄉，還由羅長子陪同去祭祖，黑手高懸霸王鞭。爲有犧牲多壯志，敢教日月換新天。喜看黍菽千重浪，遍地英雄下夕烟。」

報社不敢決定，乃專案報請中共中央核對，責人核閱後，才於一九六六年元月二十一日第一次刊登於「羊城晚報」。此文刊出後便接到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轉來韶山「毛主席故居陳列館」人員一封信，說文中有些失實的細節。周立波來信意見修改後再寄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，並建

令六大區禁止轉載

羅長子羅瑞卿的名字終因報社已知道北京的消息，覺得在這個時候，文章中出現他的名字恐怕要惹出麻煩來，所以把他的名字逕予刪去了。

「人民日報」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三日轉刊時才又補上羅的大名。當時文中雖然刪去了羅的大名，但由什麼人陪毛榮歸，江青當然知道的。中共中南局及報社對在文章上提到楊開慧覺得沒有什麼不對，認爲可以提的。這篇擬刊的文章提到老毛的談話和他在故園深夜寫的一首七律：「別夢依稀咒逝川，故園三十二年前。紅旗捲起農奴戰

，黑手高懸霸王鞭。爲有犧牲多壯志，敢教日月換新天。喜看黍菽千重浪，遍地英雄下夕烟。」

報社不敢決定，乃專案報請中共中央核對，責人核閱後，才於一九六六年元月二十一日第一次刊登於「羊城晚報」。此文刊出後便接到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轉來韶山「毛主席故居陳列館」人員一封信，說文中有些失實的細節。周立波來信意見修改後再寄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，並建

中 議兩點：一依照來信意見，在「羊城晚報」刊登
外 一更正啟事；二將修改的文章重登一次。「羊城
晚報」採納了第二項意見，於一九六六年四月二
十三日重登了這篇文章，這樣便促成了這個事件
的導火線。

一九六六年初春，江青和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兼宣傳部長張春橋秘密在上海、蘇州與林彪搞「文藝黑線專政」，企圖打倒中共上層建築，當時搞文藝理論和文藝工作的人，從文藝打開缺口從而奪權。康生就先把周立波的文章說成大毒草，紅衛兵的暴行，這些無辜的人也早就升天了。審海以電話通知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林默涵說，江青看了周立波的「韶山的節日」很生氣，認為「歪曲偉大領袖的形象」。這年二月張春橋從上海以電話通知周立波的文章說成大毒草，迫害。要不是當時中共廣東省委趙紫陽他們抵抗，周立波的人還對他說：「你這篇文章毒到不能在報紙上公開批判的地步！」江青他們再毒辣怎麼也不能說「他的夫人楊開慧」這句話是放毒呀，而且也不敢在報上從反面上提出楊開慧來搞批判，所以說周立波用心險惡。(3)

毛的未亡人江青他們的政治身分自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改變後，楊開慧一再受到公開贊揚。

毛澤東與楊開慧並肩攜手的「戰友」(油畫)也

刊出來了，禁了十八年的舞劇「蝶戀花」再以新

新的姿態出現各地舞臺。一九七七年七月還為歌

頌毛澤東的「戰友、夫人和學生楊開慧」，編了

京劇「蝶戀花」在各地演唱。江青雖百般阻擋，終於擋不住中共的歷史潮流。

羅瑞卿後來回憶此事也說：「叛徒和『四人幫』的頭面人物江青，確實是對任何贊頌過楊開慧『烈士』的人，她都恨之入骨！」羅自己還說：「江青和林彪（按指林彪）相互勾結迫害我，當然有很重要政治上的原因，但在這個問題上恨我，也可能的原因之一，因為他知道我稱贊過多次演唱『蝶戀花』唱得較好的一個演員。」(4)老羅搞特務起家，還摸不清黨家的人口味，真是活該受罪。(2)

江青借機迫害羅總參謀長瑞卿有長遠的歷史淵源。一九五八年羅在中共公安部長任內不懼壓

之後中共中南局宣傳部和「羊城晚報」，加上因發表這篇文章有過牽連的審稿者、編輯等人，都受到不同形式的追究，著者受盡了百般折磨和迫害。要不是當時中共廣東省委趙紫陽他們抵抗，紅衛兵的暴行，這些無辜的人也早就升天了。審問周立波的人還對他說：「你這篇文章毒到不能在報紙上公開批判的地步！」江青他們再毒辣怎麼也不能說「他的夫人楊開慧」這句話是放毒呀，而且也不敢在報上從反面上提出楊開慧來搞批判，所以說周立波用心險惡。(3)

毛的未亡人江青他們的政治身分自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改變後，楊開慧一再受到公開贊揚。

毛澤東與楊開慧並肩攜手的「戰友」(油畫)也

刊出來了，禁了十八年的舞劇「蝶戀花」再以新

新的姿態出現各地舞臺。一九七七年七月還為歌

頌毛澤東的「戰友、夫人和學生楊開慧」，編了

京劇「蝶戀花」在各地演唱。江青雖百般阻擋，終於擋不住中共的歷史潮流。

羅瑞卿後來回憶此事也說：「叛徒和『四人幫』的頭面人物江青，確實是對任何贊頌過楊開慧『烈士』的人，她都恨之入骨！」羅自己還說：「江青和林彪（按指林彪）相互勾結迫害我，當然有很重要政治上的原因，但在這個問題上恨我，也可能的原因之一，因為他知道我稱贊過多次演唱『蝶戀花』唱得較好的一個演員。」(4)老羅搞特務起家，還摸不清黨家的人口味，真是活該受罪。(2)

江青借機迫害羅總參謀長瑞卿有長遠的歷史淵源。一九五八年羅在中共公安部長任內不懼壓

江青不放過楊開慧

酷殘慧開楊吃青江

寨夫人的威勢，毅然審查過李雲古（即後來之江青）。一九三四年十月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，關押在上海市看守所一案，是一項最大的政治上的原因。羅的辦案人員曾查閱過三十年代出版的報刊雜誌，接觸到江青的一些歷史問題。文革一開始江青就指責中共公安部有人整了她的黑材料，要一九五九年繼羅任公安部長的謝富治追查，因此將羅瑞卿及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等告打成「現行反革命」，並把當時公安部副部長凌雲以及上海、山東、浙江、江蘇等公安機關負責人和辦案人員三十人逮捕入獄。(5)三十年代在上海凡認識李雲古、李雲鶴、藍蘋以及文化、藝術、音樂、戲劇、電影界知道她的底細的人幾乎都打成現行反革命犯。

整個文化大革命政治運動，到了後來變成爲

少數人爭權奪利的政治工具。而文革司令部的主

帥忍令他的夫人胡作妄爲，殘害忠良，不但不

阻止反而火上加油，幾乎燒燬了整個中共組織。

這樣一個殘酷暴虐無產的階級政黨，特別在這十

年中完全成爲奴役善良中國人民的惡魔。我們要

看這新的中共中央如何向人民贖罪。

注釋

江文藝，一期，一九七八，一，七十九頁。

④ 「羅瑞卿同志關於韶山的節日事件的一

封信」，人民日報，一九七八、三、二十三，三版。

⑤ 「謝富治逃不脫歷史的審判」，光明日

報，一九八〇、十二、二十三，三版。

⑥ 魏紹昌：「從李雲鶴、藍蘋到江青」，

大公報，一九八〇、十一、三、四版。

中外文庫



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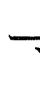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

之三十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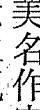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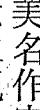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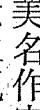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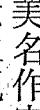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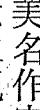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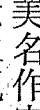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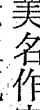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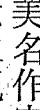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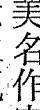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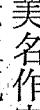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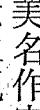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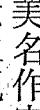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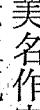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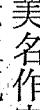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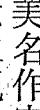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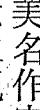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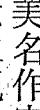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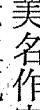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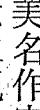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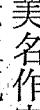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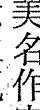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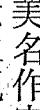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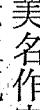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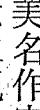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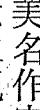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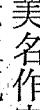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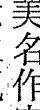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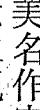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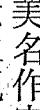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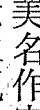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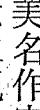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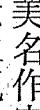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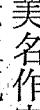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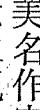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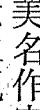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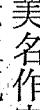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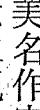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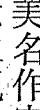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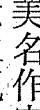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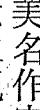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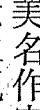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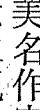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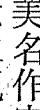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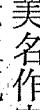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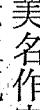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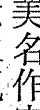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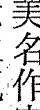
悲

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中外文庫



悲

悲</